

容 闳

第一位中国留学生

今天，在哈佛，在麻省，在加州，在耶鲁，在普林斯顿，在霍普金斯……，在美国所有的著名高校，都可以看到负笈深造的中国学人。无论他们来自中国何地，无论他们有着什么经历，无论他们取得何等业绩，他们都在续写着中国人留学美国的历史，而这部历史的第一页，是一位 18 岁的中国青年在 150 年前揭开的，这位中国青年，就是容闳。

容闳，是毕业于美国名牌大学的第一位中国留学生，也是学成归国的第一位留美生。他还是中国留学运动的先驱，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外交、经济上都留下了一道闪亮的轨迹。

一、“亨特利思号”船上的中国乘客

1847 年 1 月 4 日，美国帆船“亨特利思号”在

黄埔港解缆扬帆，顺珠江下南海，取道印度洋、绕好望角归国。这是当时美国人来去中美的主要航线。不过，今天这艘船和往常不同，船上不仅载有美国商人和中国茶叶，还有3位免费的中国乘客，他们就是要到美国读书的容闳、黄胜、黄宽。

容闳伫立船尾，望着船舵劈开的浪花，望着渐渐远去的故园，望着渐渐朦胧的海岸，这位1828年11月出生的小青年，心中也翻起了一股思乡的潮水。他想起了广东香山县南屏乡的老家，想起了上山砍柴的母亲和打渔为生的哥哥，想起了自己提篮小卖的童年，想起了7岁时，母亲送他去“洋学堂”前所说的一席话：

“闳儿，娘本指望你读圣贤之书，来日图个功名，也好立身立业。奈何我们这种苦命人家，哪读得起私塾？洋人现在办了一个学堂，虽然不教四书五经，也没有金榜题名之份，但好在不收学费，你到那里学到一些洋文，将来至少也能到英国人的家中当当佣人吧！如果能当上翻译通事，那生活就更不用愁了。”

容闳的家乡，距澳门只有4英里，而澳门是西人最早在中国办学的地方。容闳所进的“洋学堂”，先是一个外国人办的女塾。6年之后，即1841年，容闳转入马礼逊学堂，翌年又随学校由澳门迁至香港。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位美国老师布朗先生，从此他的生涯发生了一大转折，两人也结下了不解之缘。

布朗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1839年来华，是第一个以教师身份来到中国的美国人。他受过西方的良好教育，对中国教育课程不以为然。他在主持马礼逊学堂时，摒弃了传统的四书五经，代之以西学知识，如世界历史、世界地理、算术、英文等。也正因为如此，当时比较有身份的人家是不愿把子弟送到这样的学堂念书的，因为念这种书不能考秀才、举人，不能仕进显达。到这里读书的学生，大都是贫家出身。

容闳聪明好学,得到了布朗先生的赏识,认为他是一个有前途的孩子。布朗不但对容闳悉加指点,而且还不时地资助容闳的家庭,使容闳不至于中途辍学。容闳也颇为争气,功课良好,尤以英文为佳。

1846年冬,布朗因夫人健康原因要返回美国。临走时,表示愿意带三五个学生同去美国,可当他在班上问谁愿同他一起去的时候,竟无一人响应。飘洋过海,出国留学,那时还是个新鲜事,而且也被社会瞧不起,所以过了好几天,还是没有学生表态。布朗并未因此放弃初衷,再次对他的学生宣布以上心愿,于是他看到了容闳第一个站起来,表示愿同布朗前往美国。接着站起来表态的是黄胜、黄宽。当容闳回家把此事告诉母亲时,母亲很不高兴,不让他出远门。经不住容闳再次请行,母亲凄然泪下,勉强同意儿子出国留学。中国人留学美国史的第一页,就这样地翻开了。

一幕幕往事,在容闳脑海里闪过。当他遐想万千的时候,“亨特利思号”绕过了好望角,进入了大西洋。船在圣赫勒拿岛停泊,补充淡水食物。这座岛本来没有什么名气,只是因为2年前一位大英雄葬身于此,才使得这一小岛世上扬名,这位大英雄就是一度叱咤欧陆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容闳等人利用船只泊留之际,来到了拿破仑墓前凭吊,但见柳条万缕,浓绿芸芸,又闻涛声拍岸,不绝于耳。3位远离祖国的莘莘学子,抚今追昔,感慨万端,仿佛都想起了拿破仑所说的一句话:“中国,让它去睡吧!因为它一旦醒来,就会震动整个世界。”他们想到了自己的祖国,想到了鸦片战争后多灾多难的故土。天涯海角之人,多想站在祖国的大地上,昂首挺胸,尽情挥洒大写的人生啊!

在海上飘泊了近100天后,1847年4月12日,“亨特利思号”抵达纽约,容闳开始了他的留美生涯。

二、异邦7年，故土难忘

容闳等人在纽约登岸后，在这个新兴城市停留了数日。当时美国生气勃勃，日新月异，领土由大西洋沿岸扩展到太平洋之滨，工业、农业飞速发展，许多新兴城市迅速建成，这给容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后，他去往康涅狄格州的东温泽，那是布朗先生的老家。在老师家休息了一个星期，容闳便在马萨诸塞州的孟松中学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活。

孟松中学是新英格兰（即美国最东北地区，领有六州）最有名的大学预备学校，多为名牌大学输送人才，全美学子莫不以进此校为荣。校长海门，这位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博学多才，德高望重，是当时新英格兰有名的大教育家。容闳等3人是孟松中学有史以来的第一批中国留学生，所以海门先生对他们格外礼遇，希望他们能学成归国，大显身手。

在孟松中学的第一年，容闳他们列入英文班，学习数学、文法、生理、心理、哲学等课程。容闳又在海门的亲自教诲下，诵习英国文集，学习拉丁文、希腊文，这都是进入耶鲁大学的基础课程。

虽然容闳的生活费有布朗的资助，而且当时的开支也不大，但出身农家的容闳并未因此而养尊处优，洒扫诸事皆自为之，即使是生火、劈柴亦不请人。容闳不以此为累，反倒认为这可以强筋活血，对健康大有好处。他的住处离孟松中学约有半英里，每日要往返三次。冬天，大雪飘扬，雪深三尺，他也必是徒步而行。果然，运动给了容闳以健康的体魄，为他日后的学习和施展抱负才干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容闳初入孟松时，还不敢奢望进大学深造，因为布朗先生有

言在先,资助他们读书不超过两年,这就是说,他们必须在1849年回国。到1848年秋,黄胜同学因病提前回国(1873年,黄胜带领中国第二批留学幼童赴美,后又在中国驻美使馆当译员),容闳少了一个同伴。眼看归国日期渐近,容闳和黄宽开始有了继续深造的念头,因为他们认识到,仅凭孟松中学学到的知识,离他们的志向尚相差太远。

然而,愿望毕竟是愿望,1849年以后谁来向他们提供学费呢?他们只好向布朗和海门求援。这两位美国先生乐善好施,热心助人,十分想帮助容闳、黄宽到大学深造。经过多方询问,香港有人来了回信,表示愿资助容、黄两人到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学习。容闳和黄宽商量后,容决意在美国耶鲁大学求学,黄宽则赴爱丁堡大学学医。1850年,相处多年的朋友依依不舍地告别分手,黄宽成了中国第一个留英生,1857年学成归国开设医所,为中国西医学的奠基人。

容闳则继续请求海门和布朗为他筹措进入耶鲁大学的资助。一天,这两位师长对容闳说:“孟松中学有一久定制,每年都有固定的进大学的名额,都是为勤奋学习者而设立的。你如果真有意进大学深造,不妨向学校提出申请。不过,必须向校董事会保证,毕业以后一定当传教士。”

容闳的志向并不在于当一名传教士,不愿违背自己的心愿而去申请有条件的资助。但海门和布朗却背着容闳向校董事会提出申请,并将志愿书拿回来要容闳填写。容闳断然谢绝并慨然陈词:

“我虽然很穷,但自由却是与生俱有的。以后我无论学什么专业,都要选择对中国最有用的专业。即使政府不录用我,我也要开创新的局面,了却我的平生之志。如果将我的专业限制在一点上,则范围太窄,使我有用之身变为无用之体。当个传教士固

然不错,但并非是造福中国最有用的事业。我们中国的幅员是如此辽阔,人们如果真正具备了宗教精神,那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但中国人的信仰究竟如何呢?信仰不力的人,他的誓言有如春天的冰块遇到上升的太阳,一下子就融为乌有,谁能禁止?何况志愿书一旦由我签字,我的行动就受到约束,失去自由,将来纵有使我能为中国谋求福利的大好机会,我也会因受到约束而失良机。”

容闳这段掷地作金石声的话语,袒露了这位学子爱祖国的崇高情操。虽然他已在美国居留了二三年,目睹了西方的物质文明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但他到美国接受西学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祖国,而不是要在美国过几年舒适的日子,以至于只要有资助就无原则地答应任何条件。容闳在140年前所表现的这种人格,就是今天也值得发扬光大。

容闳的慷慨陈词,深得海门校长和布朗老师的赞赏和理解,使他们重新认识到了这位中国学生。布朗继续为容闳寻求入学资助。功夫不负有心人,1850年,乔治亚州的萨伐那妇女会答应为容闳作经济担保,容闳以此投考耶鲁大学,全部功课全在及格以上,考入了美国这所名牌学府,实现了他多年的心愿。

入学之后,容闳一面勤工俭学以取得必需的零用钱,一面刻苦攻读以跟上课程。他的基础没有同班的美国人好,所以刚进校时颇感吃力,读书常读到深夜,白天也没有时间运动。由于预修不充分,他在二年级时微积分常不及格,然而,由于他的英文很好,两次在英文论说中都获头等奖,所以平均分就拉上来了,校内师生对他颇为器重,大家都承认这位优秀的中国青年有很好的学习能力。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经过4年的艰苦学习,容闳终于在1854年拿到了耶鲁大学的毕业文凭,取得了文学士的学位。全

班 98 人,他是唯一的中国人。正如容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以中国人而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实自予始。以故美国人对予感情至佳。时校中中国学生,绝无仅有,易于令人注目。”

对于容闳在耶鲁的 4 年,他的一位名叫特威谢尔的美国朋友有一段精彩生动的叙述。在 1878 年 4 月 10 日,这位美国人在耶鲁大学法学院的肯特俱乐部对容闳大加赞叹!

“容闳在马萨诸塞州孟松城度过两年半后,虽因时间短促,备考不足,仍于 1850 年被录取入耶鲁大学一年级。他的大学经历有些方面是非同寻常的。由于预修不充分,他虽然刻苦攻读,也不曾在总的学习成绩上取得高名次,然而他在写作和哲学方面颇为擅长,屡次夺得英文论说奖金,蜚声于校园以外。在整个大学过程中,他都与贫困奋斗……以他那种年龄就很突出的独立自主的精神,断定自己当传教士并非上策。他隐约猜想有些别的事情等着他去做。他充分意识到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决定。这个决定违反了他周围大多数人的见解和期望。同时,由于这个决定,他同那些慈善基金来源一刀两断,没有了金钱收入。而如果学做牧师,他本来会得到援助的。因此,在大学时代他很贫穷……不过,他到底从纽黑文和别处关心他的人们那里弄到了援助……这样,容闳终于闯了过来,他带着辫子穿着中国长袍进入大学,但不到一年就把这两样都割弃了。

“1854 年容闳的毕业是那年毕业典礼上的大事件,至少有许多人是这么看的,而有些人来参加毕业典礼,主要就是为了来看一看这位中国毕业生。”

容闳毕业时,他的爱国心又一次受到考验,因为他此时完全有可能留在美国,正如特威谢尔所说:“他居留美国已久,具有彻底归化的资格。事实上,他已经是美国公民。他理智上、道义上

的一切兴趣、情感和爱好,使他在美国如同故乡。而且,由于他的毕业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机会向他开放了:只要他乐意,他可以留在美国并找到职业。另一方面,对他来说,中国反倒像异乡,他连本国语言也几乎忘光了。而且在中国没有什么需要他去做的事。那里除了卑微的亲属外,他没有朋友,不会给他任何地位和照顾,可以说,没有他立足之地。不仅如此,而且考虑到他在哪里呆过,成了什么人,想要干什么,他在本国人当中不可能不受到歧视、猜疑和敌对。摆在他前面的是一派阴郁险恶的前景。”但是,“他的正义感和报恩心也不会让他图利自私。所以,他无从预料什么会降临到他头上,他还是决心回去。”

是的,正像他当年为了祖国利益而谢绝有条件的资助一样,这位毕业于美国名校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又一次为了祖国而放弃了在美国的光辉前途决意回国,因为他知道长夜漫漫的故土,正需要甘为燭火的西学人才。在他的英文自传体《西学东渐记》中,他有一段清楚的表白:

“我在学习期间,中国的腐败情形,时常叩击着我的胸怀,越到后来越益沉重。每当想到这件情况,心中立即为之而闷闷不乐,但反而更不愿意留在这里接受良好教育了。这是因为越接受这种教育,我心中的抱负就越高,对道义的了解也就越广泛,就越觉得负担不堪沉重。如果我毫无学识,反倒没有这种感觉。我更想到中国人民,遭受着极大的痛苦,受到极大的压迫。这种痛苦与压迫,在中国人中那些没有知识的人看来,是麻木不仁的,因为他们不懂得痛苦与压迫……我既然远涉重洋,受到文明的熏陶,而且以我的辛勤刻苦,实现了我的求学愿望,虽然还没有事事遂愿,但以有文化的学人资格而言,我完全可以称得上接受了文明,既然如此,我应当日夜图强维新,以使平生所学有用,这种想法,我时时刻刻记在心中,耿耿于怀。我在大学第4年还未

毕业时,就考虑了我将来的作为,心中已有所打算。我认为,我既然接受了文明的教育,就应当使后来之人也能同我一样享受这种教育,以西方知识来教育中国,使中国渐渐走向文明富强的未来。”

容闳这样说了,后来也这样做了。他用所学到的知识,在中国近代史上做出了一番作为;中国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也是容闳倡导的。

1854年11月13日,容闳怀揣着耶鲁大学羊皮纸的毕业文凭,从纽约登上了“欧里加号”帆船,经过154天的海上旅行,终于回到了阔别8年的祖国,回到了他日夜思念的母亲身旁。

三、同情太平天国,参与洋务运动

容闳一回到家乡,就立即拜见母亲。日日盼儿归的母亲,抱着归来的游子,几乎都不认识他了,盘在儿子头上的那根辫子没有了,长袍也没有了,脸上还留着胡子。母亲喜极欲涕,向留洋归来的儿子问长问短,容闳一一禀告母亲,并说:“我在外国大学学习,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报效中国,守此宗旨,8年如一日。我现在在美国最著名的大学毕业了。获得了学士学位。美国的学士,相当于中国的秀才哩!”说完,拿出羊皮纸的毕业证书给母亲过目,上面赫然印着耶鲁大学的印章。容闳接着对母亲说:“这就是毕业文凭,凡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人,在美国是一种极大的荣誉,何况儿子是以中国人的身份获得这一文凭的。”

母亲听罢抚掌而笑,忙问道:“你这个学位和文凭,可以换到多少钱?”容闳解释说:“学位和文凭不是金钱所能换到的,它是一种知识的象征,比金钱更为可贵。我既然是中国第一个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留学生,你就是第一个中国留美生的母亲,这是稀罕

珍贵的荣誉，一般人哪里能得到这种殊荣？”

容母满心欢喜，深感自己的儿子有志气，有抱负。她笑着指着儿子嘴巴上的胡须说：“按照我们这里的风俗，男人没有结婚是不能留胡子的，你哥哥都没有留胡子呢，你还是刮掉吧！”容闳听后，马上出去找理发匠刮去了胡子。母亲见此，心中越发高兴，自己的儿子虽说留洋多年，成了“洋秀才”，可他的孝心并没有变，仍然是母亲的好儿子。

容闳回到祖国的时候，正是太平天国革命怒潮澎湃之际，清政府对太平军十分仇视，残酷镇压。1855年，容闳在广州目睹了两广总督叶名琛竟然在一个夏天屠杀了7.5万“暴民”。这个刚刚在美国接受了民主思想的青年人，悲痛万分，心中的天平一下子便倾向了太平军。他亲自到刑场参观了被戮现场，尸横遍地，惨不忍睹。他还了解到，有些死者根本不是太平军，只不过是没满足官府的敲榨，便被加上“长毛”的罪名而遭杀害。容闳忍不住痛哭而思：“这种惨况不仅是本世纪独一无二的惨况，就是罗马暴君尼禄和法国大革命的惨剧，也不能与此相比。杀人如麻，其罪魁祸首不就是两广总督叶名琛吗？此杀人恶魔，天所不容！”容闳自刑场归来后，食寝不能，痛恨清政府屠杀之余，感到太平天国的举动是正义的，对太平军产生了同情之心，甚至激动得要去参加太平军。

1860年11月18日，容闳克服种种困难和不便，到达了太平天国的“天京”南京。他拜见了干王洪仁玕。洪仁玕是太平军中较有思想和见识的领导人，提出过《资政新篇》，主张学习西方科技，革新政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与容闳可谓志同道合。容闳向洪仁玕提出了7条建议，即：

- 一、按科学制度组织军队；
- 二、建立一所军事学校以培养得力军官；

- 三、建立一所海军学校；
- 四、组织一个民政政府；
- 五、建立银行体系，制定度量衡标准；
- 六、建立年级制学校教育制度；
- 七、建立一系列实业学校。

容闳还向洪仁玕表示：“我十分乐意为帮助贯彻这些措施而效力，愿为马前走卒。”

容闳的 7 条建议，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得到实行，而且太平天国内部出现的腐败现象也使他感到失望而离开了天京。但容闳的这些建议，却代表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最早维新方案，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处于一个相当的高度，也是容闳同情、支持太平天国革命的具体体现，是当时一个身受西方文明教育的人所能贡献给中国的最好建议。他还对太平天国的革命意义予以崇高的评价，认为它“打破了中国的顽固积习，使全国人民从梦中惊醒，而有了一个建设新国家的思想。正因如此，才有了 1894、1895、1898 的维新运动，才有了 1900、1901、1904、1905 年的义和团运动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

容闳依赖太平天国来进行改革的梦幻破灭后，便把希望寄托在清政府主持洋务的要员身上，游说他们采纳其维新方案。1863 年 9 月，容闳到达安庆，建议曾国藩创办制造机器的工厂，曾采纳之。1865 年，容闳自美国购买的机器运回上海，在上海高昌庙设厂，此即有名的江南制造总局，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较大规模地引进外国的先进设备。容闳的采购才能得到了曾国藩的赏识，被授于五品同知，正式成为中国政府的官员。学成归国的容闳，开始有了施展抱负和才能的机会。

以后，容闳便一发不可收拾，频频提出改革、维新、引进西学的方案。他提出在江南制造总局附设机械学校的建议，以使中国

能免于雇佣外国工程师而达到独立自主；他翻译了美国人哥尔顿的《地文学》和美国法学家派森的《契约法》，反映了他有介绍西学的启蒙意图；他提出了中国商人的第一个轮船公司方案，并正式制定章程，目的在于发展本民族的轮运业和商业。

此外，他还在故乡办学，捐款购买枪炮，创办中国资产阶级的早期新式报刊，出使美国、秘鲁，保护当地华工的合法权益。

容闳的这些主张和活动，充满了救亡图存的爱国精神，体现了他要“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文化，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的政治抱负。

四、倡导留学，开中国教育史新篇

容闳毕生引为自豪的，是他最早在中国组织了4次官派留学生——120名幼童出洋赴美留学。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新篇，也是洋务运动的一大盛举。

1868年，容闳在给江苏巡抚丁日昌转呈总署的条陈中，第一次将怀于胸中十余年的留学生计划向清政府提出：“中国政府选派青年赴国外留学，彻底接受西方教育以备为国家服务。其法为试选派留学生120人，分4批派遣，每年以30名为名额。学童平均年龄应为12岁至14岁，在海外学习15年。如第一、二批遣派成功，则可无限期继续。在美留学时由中国教师授其中文。政府派员两人以监督全部留学生，上海海关应负担若干经费。”

容闳的留学计划，将派遣留学生的目的、人数、方法、管理、经费等问题都考虑到了，其中有两点颇具特色：一是学生年幼，二是学习期限长。这很明显地表明了容闳的用意，因为年幼，必无中学根底，因而可塑性强，如长期在美国生活，接受系统的西方教育，可以使他们成为改造“老大帝国”的新一代。他早就认

为：只有一个容闳通晓西方文明是无济于事的，必须造就千百万个像他那样懂得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掌握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的人，才能“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容闳的计划，两年后经曾国藩、李鸿章的联名上奏，获得了清政府的批准。容闳的夙愿终于实现，影响中国近代史相当深远的一件重大措施，从此付诸实行。

1872年夏，第一批幼童选毕，8月11日启航赴美。此后每年派遣，到1875年，120名留学生派完。这批中国幼童到达美国后，受到美国人民的友好接待和细心照顾。1874年，在容闳主持下，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城盖起了3层大楼用作留学生事务所，使中国留学生有了自己的“留学生之家”。这批留学生进步很快，学习刻苦，上进心强，几年之后，不少人升入美国的中等科技学校，也有的考入了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取得了优异成绩，如詹天佑便是一例。中国学生的勤奋、聪明、友好，博得了美国朋友的好感，甚至一些向来歧视华人的美国人也开始改变了态度。

容闳倡导的留学运动，本是“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但却遭到清政府中顽固派的强烈反对，他们担心留学生日后信奉资本主义制度而对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发生怀疑，担任留学生监督的守旧官僚，处处与容闳作对，排挤容闳在管理留学生方面的作用，在给清政府的奏折中，编造不实之词，要求撤回留学生，而当时的美国排华暴行也引起了中国人的愤恨，清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于1881年下令撤回留美生，容闳的“教育救国”夭折了。

尽管如此，遣送回国的留学生仍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发挥了作用。据粗略统计，这批留美生中后来有28人从事海洋和航运业、9人担任军舰舰长、16人从事铁路工作、18人从事电报工

作、8人从事矿务、4人从事教育工作、31人从事外交与洋务。此外,在金融、医务、新闻界也有一此知名人士。在这些人中,尽管少数人成了反动的官僚买办,但大多数人在传布西方科技、实现中国近代化方面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有的还很为突出,成为中国某一专门技术领域的开拓者、先驱。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中法战役和中日黄海战役中,担任舰长或指挥官的7名留美生,英勇奋战,为国捐躯,为中国最早的留学生增添了最光辉的色彩。

容闳倡导的留美运动,还开启了中国近代留学史的先河。就在第一批留学生留美期间,中国还开始向法国、德国、英国派遣留学生。1896年又开始向日本派遣留学人员。此后,中国赴欧、美、日的留学生络绎不绝,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空前的留学生运动。留学生从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中国到欧美、日本这些强盛的国家留学,不仅学到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而且痛感自己祖国的衰败和封建专制统治的腐朽反动,结果,许多留学生并没有成为反动统治者的奴仆,而且成了他们的掘墓人。近代中国的许多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大都是从留学生当中生长出来的,推翻封建统治的辛亥革命和留学运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讲,容闳倡导并实行的留学运动非但没有失败,反而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深远的意义。

五、追求进步,从维新到革命

容闳在留学生被撤后,痛感清政府的腐朽无能,愤而退出洋务运动,与洋务派维持了很长时间的关系到破裂。他要追求“中国根本上的变革”,并认为这是“不容稍缓之事”。于是,他把

振兴中国的希望转寄到了方兴未艾的维新运动及其领袖身上，走上了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一同谋求变法维新的道路。容闳在这个时期的主张和活动有两个方面：

一、在康、梁的赞助下实现了自己久已怀抱的维新计划，即创办银行和修筑铁路。他特意翻译了有关美国银行的一些章程法则，并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的情况，进行增删修改，拟定了一系列银行章程和有关条陈。他还提出依靠外资修筑铁路，认为这是救亡图存的一项重要措施。

二、热情支持康、梁等人的维新活动并对他们产生很大影响，而此时的容闳已年过70。康有为发起保国会的第一日，容闳到场；“百日维新”时，他的总部“成了维新派首领集会的地方”；在维新派面临慈禧等顽固派发动政变的前夕，他曾参与营救同志的计划；政变发生后，他又设法营救梁启超。而康、梁也非常推崇容闳，康有为提出的若干变法方案，有很多是出自容闳所言。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赞扬容闳，说他“学问最优”。正因为如此，容闳也遭到了顽固派的敌视，戊戌变法失败后，容闳也被清政府指名通缉而逃往香港、台湾，后又到美国避难，一直到死。

戊戌政变后，容闳开始与革命组织“兴中会”的人员交往，并得到孙中山的欣赏。孙中山欲将各革命团体联成一派并推容闳为首领。孙中山说：“作为众望所归的领袖，当推容闳，他曾任驻美公使（注：应为副使），在国内也颇孚人望。”就连不太服人、恃才自傲的章炳麟也对容闳十分敬仰，说他天资出众，为人豪爽，是个有政治远见的长者，在中国算得上数一数二的伟人。

1900年，义和团起事，中国再次面临列强瓜分的危机。72岁高龄的容闳，不顾年迈体衰，不惜牺牲生命，参加了自立军起义的筹划工作，走上了用武装斗争推翻清政府、挽救危亡的革命道路。虽然这次起义失败了，但容闳却因此而毅然与保守路线决

裂,成为主张民主立宪共和国的革命者,使自己的生命再一次得到升华。

1900年9月上旬,容闳避难日本,在海轮上巧遇孙中山,并同行至东京、神户等地。这次邂逅相遇,他心中的天平倒向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敬佩孙中山心胸宽广,人有大志,是中国的华盛顿和富兰克林。并表示以后见面,一定要帮助其事业取得成功。

在实际行动上,容闳对革命派准备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极表同情和支持,在外交上为革命派争取国际声援。他还向孙中山提出了许多建议,安排国际友人和孙中山会见。孙中山对容闳的帮助十分欣赏,当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高度赞扬了容闳,认为这位老人是推翻封建专制、创建伟大事业、争取平等自由的斗争中的“老同志”,并恳请容闳从海外归来,共同建设新国家,用他过人的才智学识,巩固新生的共和国。

可是,容闳再也不能回到他日夜挂念的祖国了,再也不能为他的同志们出谋划策、奔走呼号了。他自1910年5月起患上中风症,当孙中山邀请他回国共谋宏业的信送到容闳在美国的居所时,这位老人已经卧床不起。然而,就是在自己的生命之灯即将熄灭之前,容闳依然在深深地焦虑着革命事业,依然在深切地关心着革命后的建设问题。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传来后,行动极为不便的容闳还一连写了5封信给国内友人,表达了他一生最后阶段的政治见解和革命立场。他对革命者说:

“你们代表了4亿5千万中国人民——那些近300年来深受压制的人们——高呼着共和国,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去赢得自由和独立。”“新中国应当掌握在真正的中国人手中,而不能落入让欧洲掠夺者干涉我们内政的两面派和叛徒之手。”

直到逝世前的一个月,容闳还在信中表示愿为“助纂民国宪

法”而“竭力”，并留遗嘱给两个儿子，要他们“弃所营业，回助祖国”。在人世间的最后时光，容闳还收到了孙中山赠寄给他的一张照片，惜已太晚，容闳此时已昏迷不醒，再也不能目睹昔日之同志、今日之领袖的风采。1912年4月21日，这位毕生为祖国繁荣进步而奋斗的杰出爱国者与世长辞，逝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城，终年84岁。

容闳就这样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他学成归国报效祖国，先是为太平军献计献策，继而又投身洋务，倡导和实行中国留学运动，最后又参与维新，并从维新走向了革命。所有这些，体现了他一生追求进步、追求光明、顺应时势、顺应潮流的精神，他的生命中闪烁着光辉的爱国主义思想。

容闳的爱国情操，获得了国际友人的尊敬。美国的特威谢尔在1878年就说：容闳对自己的祖国有着“最强烈的爱国愿望——因为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配得上它的壮丽山河和伟大历史。”

英国人H·N·索尔在1881年叙述容闳的事迹时说：“一个能够产生这样人物的国家，就能够成就伟大的事业。这个国家的前途不会是卑贱的。”

容闳逝世的第二天，《哈特福德城日报》刊登了一条消息：“身为学者、政治家及今日新中国运动的先驱者容闳博士，昨日上午11点30分，在他的沙京街284号寓所去世……他对过去一年来中国的急剧进步变动密切注视，因为他毕生曾努力于此目的。”

容闳葬于哈特福德城西带山的一个公墓。绿荫深处，一块方础圆顶的墓碑与众不同，上面刻着一个由中文“容”字构成的心形图案，说明墓中之人虽然埋骨于海角天涯，死葬在异邦他域，

但他的心却一直在眷恋着自己的祖国，一直在怀念着大洋彼岸的同胞。容闳的心迹在昭示后人：永远记住前辈的赤子情怀！

（吴孟雪）

詹天佑

中国铁路建设的先驱

在峻岭叠嶂、峭壁林立的八达岭下，有一个叫青龙桥的车站，站台上矗立着一座铜像，这位外表沉静而又严肃，透着几分刚毅和自信的人，就是将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中国铁路事业的科学家——詹天佑。

詹天佑在中国铁路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将永远受到人民的尊敬。

一、谭氏家族青睐詹氏少年

詹天佑，字眷诚，原籍安徽婺源（今江西省婺源县），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3月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的一个没落世家。曾祖父詹万榜曾是清乾隆年间的太学生，后因经销茶叶而来到广东。到祖父詹世鸾时，开始举家迁居广东，仍继承上辈的事业经销茶叶，渐渐地生意越做越大。可是至父亲